

视域交融

——探寻深入心灵的德育叙事

SHIYU JIAORONG

TANXUN SHENRU XINLING DE DEYU XUSHI

李西顺◎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视域交融

——探寻深入心灵的德育叙事

SHIYU JIAORONG

TANXUN SHENRU XINLING DE DEYU XUSHI

李西顺◎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陈晓燕

责任编辑：岳改苓

装帧设计：常 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视域交融：探寻深入心灵的德育叙事 / 李西顺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01-018002-1

I. ①视… II. ①李… III. ①德育工作—研究 IV. ①G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9126 号

视域交融——探寻深入心灵的德育叙事

SHIYU JIAORONG——TANXUN SHENRU XINLING DE DEYU XUSHI

李西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215 千字

ISBN 978-7-01-018002-1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序

李西顺博士的《视域交融——探寻深入心灵的德育叙事》一书即将出版，作为著作的第一读者，我很高兴分享我的阅读心得与喜悦。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是一种叙事性存在。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喜欢叙事给生活带来的生动与灵性的喜悦，而且是因为我们的实践、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生活本身根本就离不开叙事。就德育而言，打破情感的阻隔、克服道德规范对于道德学习主体“顽强的疏远性”，既是德育工作的工具性的目标，也是德育生活的本体性的目的。显然，德育叙事是实现前述目标、目的的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视域交融——探寻深入心灵的德育叙事》一书在德育叙事上的理论建构，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第一，是对德育叙事的技术原理的探讨。作者不仅揭示了德育叙事过程中的“视域交融”基本结构，而且具体阐释了这一结构的四个组成部分，即前视域、心灵叙事、意义阐释、互文式叙事的具体形成机制。这一研究对于健康德育叙事的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第二，是对德育叙事本体论及其意义的探索。作者有十分明确的观点：“基于‘视域交融’理论的本体论观照，所谓德育叙事之‘深入心灵’，并非指借助叙事之形式实现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价值灌输，而是指培育、引导心灵深处的德性由内而外地生长，叙述者或倾听者都通过德育叙事过程成就更加完善的道德自我，呵护心灵深处的意义世界。叙事结构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其‘意义结构’，德育叙事是一种媒介式的‘赋义’型结构，能够把经验结构、价值结构、意义结构耦合在一起，并最终

通过触动叙述者或倾听者的意义世界从而深入其心灵世界。”正是这一对于德育原理性质的深层思考，才使得本书有效避免了教育研究中常常出现的对于某些教育技术轻飘飘的浅层描绘。因此可以说，《视域交融——探寻深入心灵的德育叙事》一书在德育理论上的贡献，是丰硕而扎实的。

通读《视域交融——探寻深入心灵的德育叙事》书稿，有点像鉴赏雨前的碧螺春。春茶新嫩，书稿在某些细节的打磨、理论本身的深层究问上未免还有值得作者继续努力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通览书稿的总体感受已然如品鉴雨前好茶，清香扑鼻、沁人心脾。既有春茶的甘甜做底子，假以时日一杯上好的碧螺春就可能兼备春茶的清香、夏茶的沉稳、秋茗的醇厚。而以目前的书稿做起点，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李西顺博士未来在德育叙事研究上会有更为高远的建树。

檀传宝

2017年春，于京师园三乐居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德育叙事的实质及分析框架的建构	029
一、德育叙事的实质	029
(一) 叙事的实质	029
(二) 德育叙事的实质	037
(三) 德育叙事的分类	041
二、研究德育叙事的理论前提	044
(一) 道德教育的基本分析单位	044
(二) 德育叙事深入心灵世界何以可能	047
三、理论分析框架的建构	049
第二章 德育叙事过程中的诸视域：视域交融之根基	052
一、“前视域”的内涵及其基本属性	052
(一) 何谓“前视域”	052
(二) 学生前视域的重要性	055
(三) 教师前视域的重要性	056
(四) 前视域的基本结构	057
(五) 前视域的基本属性	060
二、故事内部的双重视域	063
三、各视域之间“间距”的重要性	066

四、案例研究	070
第三章 心灵叙事：视域交融之枢纽	076
一、何谓心灵叙事	076
(一)“心灵”的内涵及其基本结构	077
(二)何谓“心灵叙事”	083
(三)心灵叙事的本体论依据	086
二、心灵叙事：视域交融之枢纽	089
(一)心灵叙事：视域交融之交汇点	090
(二)心灵叙事：视域交融之着力点	090
(三)心灵叙事：视域交融之内驱力	091
(四)心灵叙事：视域交融之聚合力	092
三、叙事深入心灵世界的具体机制	093
(一)叙事过程中的角色采择：与“内心小孩”对话	095
(二)叙事理解的具体实现路径	100
四、案例研究	106
第四章 意义阐释：视域交融之聚合	112
一、意义阐释与叙事性视域交融的本质规定性	112
(一)何谓“意义”	112
(二)“意义”：“叙事”之本质规定性	116
(三)“意义”阐释：叙事性视域交融的本质规定性	119
二、叙事性视域的基本特性	121
(一)叙事性视域的精神超越性	122
(二)叙事性视域的象征属性	124
(三)叙事性视域的审美属性	125
三、意义阐释：叙事性视域交融的实现机制	128
(一)精神超越性阐释机制	130
(二)象征性阐释机制	137

(三) 审美性阐释机制	147
四、案例研究	155
(一) 叙事视域背后意义视域的呈现策略	157
(二) 意义阐释过程的具体策略	158
第五章 互文式叙事：视域交融之深化	163
一、互文式叙事：理论内涵及基本特征	164
(一) 互文式叙事的理论内涵	164
(二) 互文式叙事的基本特征	167
二、互文式叙事的实现机制	170
(一) 以干预“关系意象”作为实现“价值协商”的切入口	170
(二) 以自由的“游戏交流”作为“静谧心灵意义体验”的载体	172
(三) 把叙事结构与接受度之间的张力转化为“趋善”的推动力	173
三、互文式叙事：深化视域交融的具体路径	175
(一) 教师视域与叙事文本视域之间的表演型视域交融	175
(二) 学生视域与叙事文本视域之间的共情型视域交融	176
(三) 教师视域与学生视域之间的游戏型视域交融	178
四、案例研究	183
(一) 隐性价值协商过程的处理情况	187
(二) 静谧式心灵意义体验的达成情况	188
(三) 趋于善的价值边界的达成情况	189
结 语	191
一、学生视域是否等同于德育视域?	192
二、德育叙事过程中的年龄变量应如何考量?	193
参考文献	195
后 记	218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问题边界的勘定

(一) 研究缘起

1. “无根”的德育叙事及其困境

叙事是一种古老的道德教育方式，但因受到近代自然科学范式的影响，“在近现代的道德教育中不同程度地‘失落’了。进入20世纪末以来，这种德育方式又逐渐被人们所重视”^①。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何在？在德育研究领域，20世纪中期之后，经历了对道德认知模式、价值澄清模式、关怀理论、品格教育运动等德育思潮及实践的涤荡之后，古老的叙事范式重新焕发生机^②。究其根源，叙事能够在当代德育领域内重新焕发生命力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社会历史发展层面的必然性，以及哲学发展脉络的必然性：虽然近现代自然科学范式的发展趋势日盛，但自然科学范式却与启蒙运动相伴相生。启蒙运动以降，无论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哲学的叙事转向，都

^① 刘慧：《论德育的生命叙事模式》，《中国德育》2006年第4期。

^② 由于德育叙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所表征的现实样态及理论研究中的“焕发生机”，故而有的学者误认为德育叙事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教育形式”，详见冯永刚：《德育叙事的异化及其改善对策》，《课程·教材·教法》2007年第11期。实际上，该文的作者尚未清晰意识到德育叙事在当代之“新”是一种人性解放背景下的“复苏”之“新”。仅就时间维度而言，叙事并不“新”，而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教育形式。但探究叙事为什么能够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应该从哪些层面发掘并维护这些生命力，正是本书研究的题中之义。

强调对人性的解放与尊重。可以说，启蒙运动之后，对人性的解放与尊重逐步成为几乎所有历史思潮、哲学范式、社会运动发展的内在脉络、动力及转向的必然趋势。基于此，本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叙事在当代道德教育领域内的“复苏”，其背后是“属人”德育范式的复苏。这是德育范式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失落”后被逐渐重视的德育叙事，其本体论依据何在？究竟向何处去？应从哪些层面维护其新的生命力？

基于对叙事在近代由“失落”到“复苏”之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不难看出，对德育叙事进行研究，其前提是深入德育叙事背后，首先对德育叙事做“元研究”：探寻德育叙事背后的本体论依据及文化内蕴，探寻人为什么是一种叙事的动物，叙事作为人类个体及群体的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①，探讨为什么研究人的最佳方式是抓住人类经验的叙事性特征^②。有了这个本体论根基，才能具备研究德育叙事之基本原理及操作方式的正当性^③。以之为基础，再来研究德育叙事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操作方式，才能具备基本的逻辑可能性与现实可行性。

据此，本书的基本定位是以“元研究”为脉络的德育叙事基本原理研究。

本体论层面之“元研究”的相对缺位，导致当前国内对德育叙事的研究总体表征出一种“无根性”且“粗放式”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操作样态。从已有相关研究文献来看，该样态主要表征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盲目的“歌功颂德”式的研究。其基本特征是，未加深入反思就直接颂扬并推崇叙事的德育功能，认为把叙事的方法运用到德育研究中无须讨论其适用

① Carr, D.,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84.

② Connelly, M. & Clandinin, J., "Narrative Inquiry", in Torsten Husen & Neville Postlethwaite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2nd Edition, Volume 7),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4, pp.4047-4051.

③ 在政治哲学层面，此处所谓“正当性”实为“合法性”。“合法性”并非“合乎法律性”，而是对正当性、合理性在伦理层面、法理层面的理性确认。

前提,认为叙事的德育功能具备其先天自明性。第二类则是以“技术主义”为特征的研究。这类研究在缺乏本体论视域观照的情况下,直接探讨德育叙事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优化德育叙事的具体操作方式。这种研究现状表明:目前,对德育叙事的研究尚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盲目性、短视性、浅表性。

2. 心灵叙事的缺位及其表征

如前所述,在尚未对德育叙事做本体论层面的观照与提升的情状之下,研究德育叙事的基本原理及其具体操作方法,无异于舍本逐末。德育叙事的内涵并非“讲述道德故事”这么简单,“如何讲述道德故事、讲述哪些故事”仅是德育叙事内涵之浅层^①。深层的德育叙事直指人的心灵,指涉人的向善之心,展示的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丽人生之追求^②。德育叙事之学,是心学。如何进驻人的心灵、触动人的心灵、感化人的心灵、滋养人的心灵,是德育叙事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最具挑战性的难题。最有效的德育叙事,必然是“心灵叙事”。这是一种在叙事中成就德性^③的“深度德育”,其最根本的目标是以叙事为路径,培育心灵深处的道德性。据此,德育叙事之“无根性”的本质是“远离心灵”,未能深入到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心灵深处。这主要表征为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遭遇“阻隔”的德育叙事。“低效德育叙事”或“无效德育叙事”是德育叙事的根本症结之一。就学校德育实施过程层面而言,该问题主要表征为教育者所意欲传递的价值观念与教育对象心灵深处原有价值秩序之间缺乏顺畅沟通,两者之间的“阻隔”难以打通,以致社会道德价值与个体原有价值秩序之间的深层连接难以建立,德育叙事难以真正深入到

① 关于“德育叙事”的深层内涵,除了在绪论“核心概念界定”部分做简要的交代之外,本书还将在第一章予以详细阐明。

② 鲁洁著:《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③ 参见汪建达著:《在叙事中成就德性——哈弗罗斯思想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学生的心灵深处，外在的价值导引与内在的德性自主建构之间^①的通道受阻。正如鲁洁先生所强调的，“学校道德教育之根基在于融通人与人之间的理解”^②。失去叙事者（往往是教育者，是社会道德价值的化身）与倾听者（往往是教育对象，是内在价值秩序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德育叙事的实施便无异于沙上建塔。

第二，遮蔽了具体境遇的宏大叙事。“深度”的德育叙事是一种“境遇式”的心灵叙事。外在于心灵世界的社会观念、价值理念若没能深入师生的心灵深处，被“境遇式”的心灵叙事所吸纳，就会流于浅表，充当摆设，而心灵叙事强调伦理价值的境遇性和特殊性。但现实样态中的许多德育叙事，却最终与沉默的大多数（比如，学生、教师、家长）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渐行渐远。在叙事伦理学看来，外在的价值规范只有通过个体所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体心灵深处关于生命的真实感觉，或是抱着双膝伤叹所遭遇厄运时的哭泣，抑或是生命破碎时向友人倾诉时的呻吟，才能营构出具体的道德意识和真实的伦理诉求。深入心灵的“境遇式”叙事强调通过叙述个体的生命经历，从而触摸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一般法则和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③只有在“境遇式”的叙事过程中，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才能关涉真实而独特的个人命运。而抽象的、概括性的宏大叙事往往难以真正倾听“沉默的大多数”内心最深处的声音，难以真正尊重“沉默的大多数”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最终将失去其最高贵的人文意蕴及境遇关怀。^④

第三，技术主义倾向的叙事。此类叙事“过分依赖技术理性为德育叙

① 学校德育过程中的关键性矛盾在于外在的价值引导与内在德性的自主建构之间的矛盾，可参见檀传宝：《欣赏型德育模式的核心理念》，《中国德育》2006年第5期。而解决该矛盾的根本性策略在于促使道德教育走入学生的心灵深处，打通两者之间的隔膜与阻隔，使德育通道畅通。

② 鲁洁：《人对人的理解：道德教育的基础》，《教育研究》2000年第7期。

③ 刘小枫著：《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引子，第4—5页。

④ 王啸著：《教育人学：当代教育学的人学路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事所开出的处方”^①，过于强调叙事技巧，例如，如何选择叙事视点，如何处理叙事人称，如何选择叙事内容，等等。这类德育叙事过分强调叙事最外显的可操作性，却忽视了叙事背后所必须承载的价值目的及意义定位，过分强调叙事的操作技术，却忽视了叙事的价值灵魂。在现实样态的德育叙事过程中，不少教师陷入技术主义的误区，认为花样翻新的叙事技巧和丰富先进的叙事媒介就是德育叙事的本质。^②

第四，被曲解的“心灵叙事”。德育叙事过程的实质在于叙事者与倾听者之间，“以故事为桥梁，通过叙事的历程而达到叙事双方价值视域的融合、交流与理解过程”^③。亦即，单方面强调走入学生心灵的叙事或走入教师心灵的叙事仍不属于“心灵叙事”的范畴，“心灵叙事”强调叙事双方心灵相互理解的动态关系，强调双方开放性的动态的融通过程，即哲学解释学范畴内的“视域交融”过程。因此，所谓“心灵叙事”，既非仅指进驻教师或学生心灵的叙事，亦非指同时强调走进教师和学生心灵的叙事，而是指在对“叙事生活世界”的共享之间与之后，师生双方的心灵深处价值视域之间的交融关系。每颗心灵的背后都有一个内隐着的价值结构及心灵秩序，交融后的“心灵”，融为一种更大视野之内的心灵秩序及价值结构的新的可能性^④，这就是育人与育己的辩证法。育人，一定同时是育己。缺乏育己维度的所谓德育，往往没有真正的育人机制发生。

第五，急功近利式的德育叙事。在现场听课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许多教师讲述道德故事的“目的”过于明显，缺乏渗透式德育之“悄无声息、润物无声”的基本理念。在北京郊区某小学所听的三节以“讲故事”为主要方法的思想品德课中，都出现了在简短讲述故事之后教师就直截了当地向学生表明“我们应该从这则故事中学到……道理”的教育立场。老师带着过于明显的德育目的，急于通过故事讲述传递预定好的道德价值。

① 丁刚著：《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② 冯永刚：《德育叙事的异化及其改善对策》，《课程·教材·教法》2007年第11期。

③ 丁锦宏：《道德叙事：当代学校道德教育方式的一种走向》，《中国教育学刊》2003年第11期。

④ 殷鼎著：《理解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1页。

如此，故事的价值开放性、多重解释性及可欣赏性被迅速遮蔽，德育叙事最终演变为穿着叙事外衣的说教式德育、灌输式德育。在这种急功近利想要达到德育课教学目标的教学行为背后，潜藏着学校、社会对急于改变学生外显行为的急功近利式的吁求。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德育叙事，不但难以触及师生行为背后的内在价值结构及道德信念，难以进驻人的心灵，而且容易走向心灵德育的反面，致使德育叙事成为一种远离心灵、浮于浅表、实效低下的方法摆设。基于此，学校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知行脱节”“知而不行”；以及“5+20”等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二）研究问题聚焦与问题边界的勘定

德育叙事的无根性、低效性仅仅是“现象”，还不是“问题”。在对上述现象做进一步聚焦和透视之后，可以确定本书的研究问题：德育叙事如何才能深入人的心灵？

1. 研究问题聚焦

如前所述，德育叙事之“根”在于其具备心灵依托，德育叙事实效的关键也在于是否具备心灵依托。同时，判断德育叙事是否“反道德”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在于其是否具备心灵依托。不具备心灵依托的德育叙事，不但是低效、无效、无根的，更是反人性的。心灵叙事是德育叙事之根，是判断德育叙事是“道德行为”还是“合乎道德的行为”的根本依据。^① 康德认为只有有意识地遵循道德规律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才是“出于责任”而非仅“合乎责任”的行为。^②

因此，真正的心灵叙事，应该是基于叙事双方对叙事世界的“觉解”（冯友兰语）基础之上的心灵触动所导致的心灵秩序及价值结构的改善，以心灵觉解为特征的叙事才具备道德价值，才属于心灵叙事范畴。唐君毅指出：“支配自己的心灵，是比支配世界更伟大的工作。能够自觉支配自己心

^① 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1页。

^②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2007年重印，代序，第17页。

灵内部道德自我的生活，才是真正的道德生活。”^①

可以判定，润物无声式的，能够在毫无雕琢、自然而然之间打动心灵的叙事，是叙事的最高境界。但判断是否属于心灵叙事，还必须同时判断其是否具备“心灵觉解”之特征。只有具备了心灵对叙事世界和内在道德自我的觉解，才能从纯粹“自发”的叙事转变为以“自为”为特征的心灵叙事。心灵叙事不是仅从情感层面“触动心灵”，而是借助叙事之“知情意行的统合性”特征，松动并优化心灵的整体秩序及价值结构，促使内在德性（virtue）趋于整体完善。

因此，德育叙事为何难以真正深入人的心灵是本书研究的主要聚焦点。

2. 研究问题边界的勘定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对“德育叙事难以真正进驻人的心灵”问题进行归因，在探明问题产生的基本脉络后，进而据之勘定问题的边界。

（1）问题的诱因探寻

就“德育叙事难以真正深入人的心灵”问题而言，其原因主要表征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当前我国的德育叙事理论与实践基本上根基于一种“非辩证哲学”：强调单一原则或视角（强调叙者的主体性，而忽视倾听者进行德性建构的主体性）。这就导致德育叙事的相关理论拘泥于形式逻辑的演绎，在实践中表征为“难以深入心灵、无根性、低效性”之样态。然而，“辩证哲学”则强调立基于双重原则或视角（既强调叙述者的叙述视角，又强调倾听者基于叙事作品的意义阐释及德性建构视角）。依据王南湜的观点，基于“辩证哲学”基础之上的德育叙事应为“双重解释学”。亦即，每一方都通过双重原则的对话及对于对方的吸纳而达到一种“视域融合”^②。

其次，德育叙事的兴起是与我国德育改革哲学同步演变的，而当前我国的德育改革对“德育范式”变革缺乏“范式哲学”层面的深入探究。德

^① 唐君毅著：《道德自我之建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② 王南湜著：《追寻哲学的精神：走向实践哲学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16页。

育改革的内核是德育范式的变革，而“德育范式”的内核则在于德育思维方式与信念。在德育叙事兴起的过程中，德育思维方式秉承这样一种以盲目乐观主义为特征的基本信念：“叙事”具备天然的德育优势，在完善叙事技巧、精选叙事内容的前提下，叙事必然会取得其优越的德育效果。这种基本信念实为一种无根基的研究假设，既缺乏对叙事之正向德育功能适用范围的深入探究，又缺乏对叙事之负向功能的必要警惕。

再次，缺乏本体论依托，是导致德育叙事远离人的心灵叙事的重要原因。德育论在对叙事学的引鉴过程中出现了“叙事”内涵的窄化问题，德育论与叙事学的交叉研究尚缺乏本体论视域对方法论层面的观照与提升。在叙事学领域，叙事内涵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由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历程。然而，在德育研究领域，对叙事内涵的借鉴与研究却依然滞留于经典叙事学阶段，对“叙事”的本体论内涵缺乏应有的观照。故此，对德育叙事的理解就仅滞留于德育方式层面，对德育叙事的本体论研究明显滞后。换言之，德育论对叙事学的借鉴依然滞留于认识论或方法论层面，尚未能从本体论层面探讨德育叙事对个体内在德性成长及道德精神追求的深层次意义；德育叙事的相关研究尚缺乏深度的本体论视野，导致德育叙事难以深入人的心灵世界。

最后，过度的社会功利主义目的对“人是目的”的遮蔽也是导致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以德育叙事为路径，从而高效传递社会价值规范并没有错，然而，当把传递社会规范视为德育叙事的唯一目的或最高价值之时，德育叙事就会阻断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社会对“人是目的”的叙事遗忘。德育叙事本身并非终极价值所在，传递社会价值规范亦非终极价值所在，通过德育叙事成就人的善美德性及完美人格才是最终目的。现实德育叙事样态中出现的叙事打磨化（narrative smoothing）、僵化（hardened stories）和便携化（portable stories）等现象^①，以及德育叙事的技术主义倾向都大大降低了德育叙事的价值关怀，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社

^① 彭彩霞：《教育叙事研究中的“危险”及应然“理性”》，《教育学报》2009年第3期。

会之间的叙事阻隔。

(2) 问题边界的勘定

“德育叙事深入人的心灵”之路径有很多，但依据问题的诱因分析，问题的解决思路必须首先聚焦至“为德育叙事做本体论研究”的层面。这既是德育叙事之根，也是对德育叙事的研究之根。此外，上述研究表明，德育叙事深入人的心灵，不是指单方面进驻叙者或听者的心灵，而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融叙事、心灵互动的关系叙事，单一视域的叙事不属于心灵叙事范畴。基于此，在第一次聚焦的基础上，再聚焦的中心就必须集中于“达至视域交融的心灵叙事”层面。

而且，重要的是，两次问题聚焦都集中于本体论的视域之内。故此，德育叙事的本体论视域是解决问题之本，而具体的问题解决线索则可通过哲学解释学的核心范畴“视域交融”来实现。据此，可以看出，“视域交融”既可以为研究问题的理论探析提供哲学解释学范畴的本体论依据及本体论视野，又可以为消解具体问题（德育叙事如何深入心灵）提供方法论层面的价值合理性及现实可行性。

至此，本书研究的问题的边界已确切而清晰：德育叙事如何通过视域交融从而深入人心？

二、对研究问题引入“视域交融” 理论分析工具的适切性论证

当确定了研究问题的边界之后，我们还必须追问：基于“视域交融”理论来解决“德育叙事如何深入心灵”的问题，并作为整体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样的研究架构思路是否具备方法论层面的适切性？

实际上，对研究问题引入某一个理论分析视域或研究框架，相当于为解决问题的症结选取了适当的手术刀。这一步骤最根本的方法论前提是讨论研究工具与研究问题是否匹配，是否适切。据此，我们应首先对研究问